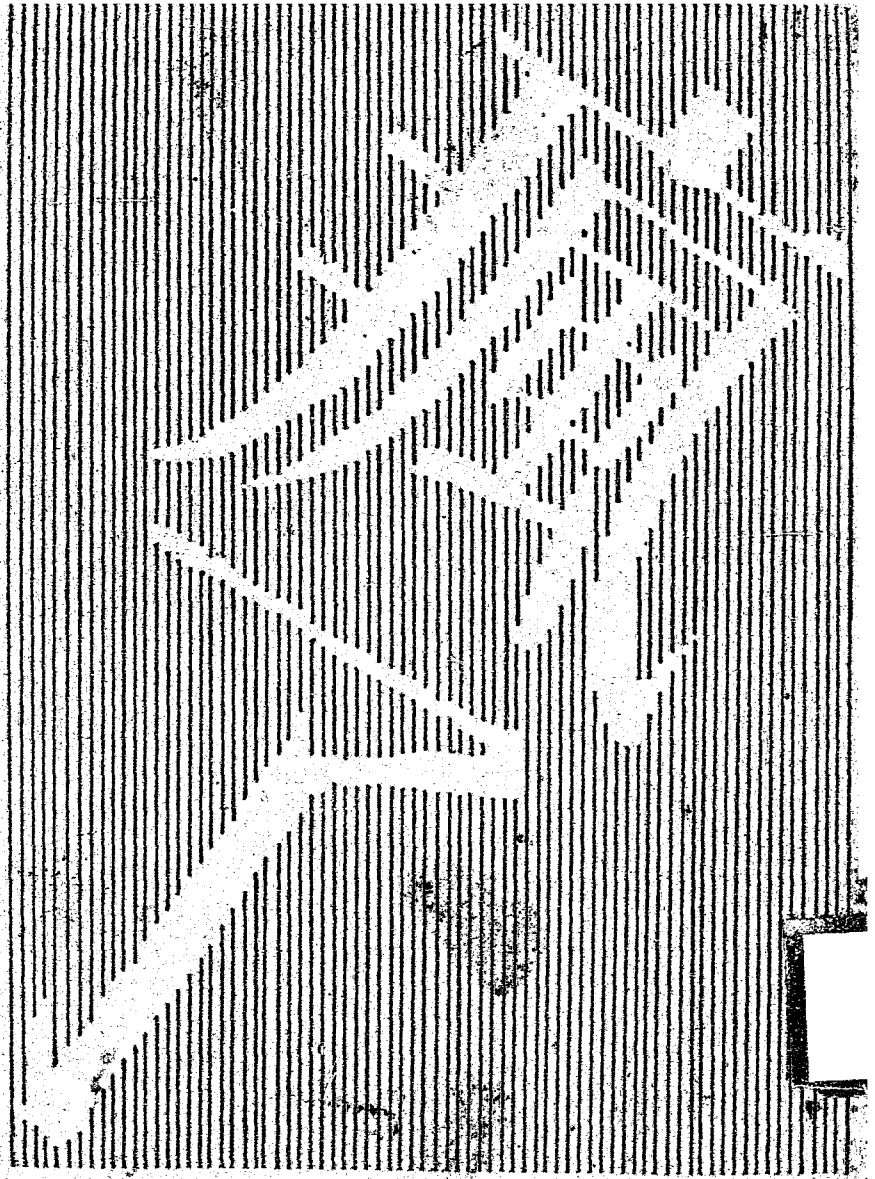




普 00516

中國合作學社
仙舟先生紀念合作圖書館
(簡稱)
仙舟合作圖書館



書位號數 857.7
377

登記號碼 516

瘋

了

著慈大陳

序凡夫王

面作范伍

書 黎

局 明

黎明書局



3 2173 6835 0

16500516

857.7
377

序

陳大慈先生，年來主持筆政於西子湖畔，文譽雀起，公餘之暇，復鑽研中國修辭學，頃以近著小說瘋了行將問世，囑我寫幾句話，現在就隨便寫些讀後的感想。

這冊瘋了，是描寫近代我國女子生活的作品。書中的主人公，代表了近代我國女子底一型。她底初時超卓，繼而遷就，終於自毀的行爲，由於作者巧妙的筆法，寫得細膩勻貼，感人至深。我們讀完了這本瘋了，覺得作者處處地方給予我們種種的暗示，顯出這位女主人公底一生，的確是會含有社會的意義。誰將她造成爲瘋人？作者雖沒有在書中解答給我們，可是他毫不着痕跡地提出這一個含有重大意義的問題，給予了我們深強的暗示。

現在我國文藝創作之風甚盛，市面上差不多天天看見有新作問世，然而

要在這許多創作之中，找一二本當意的，却少得可憐。我以爲，我國現今需要的文學，一定是與人向上的文學。所謂與人向上的文學，又有積極與消極之分，科學小說之類屬於前者，用同情心暴露社會醜陋陰暗的一面的文學則屬於後者。說到暴露社會底醜陋陰暗面的文學，現在未始沒有，可惜他們大多是毫不同情心去寫作，他們簡直是隔岸觀火，笑聲有加。

陳先生這篇創作，說它做得怎樣無比地佳妙，我們也不必這樣台臺喝彩，可是他至少用十分的同情去寫作，這是我們從字裏行間看得出來的。

王夫凡於上海 十九年三月

瘋了

(一)

晏如在法國留學已滿三年了，在她身上找不到一點法國的色彩和氣味，一般人總以爲：法國留學生，尤其是女的，在服飾方面。一定很講究；她們買字典的錢可以省，買衣料的錢却省不來；墨水瓶空了不要緊，香水瓶空了，非趕快添置一瓶不可，把晏如也歸納入她們的行列中，委實是不倫不類，晏如是不喜歡打扮的，脂粉這類東西，和她簡直沒有緣分。除非在隆冬時節，她感到口唇快要焦了，皮膚快要裂了，才到廉價部買一瓶小小的爆拆水來塗塗，如果婦女們都和她態度一致，不消說，一切專賣化粧品的商店早已關門大吉。表面上，現在的晏如和三年前的晏如兩

樣的是：鼻樑上添上一副玳瑁框的克羅克司眼鏡；那是爲着補助目力而戴的，倘有人引此爲她趨向於時髦的證據，那就冤枉她了。

在濟濟多士的巴都大學中，晏如雖然貌不動人，才不出衆，而欽佩她，愛慕她，甚至於爲她顛倒的正不乏人。說她的天資，却沒有什麼得天獨厚的地方，而她的勤修苦學，全校怕找不到第二個和她一樣。她每天用功儘在十二小時以上，睡眠時間頂多不過占六小時，她常發爲宏論：一個人，不一定需要休息的，而實際上，身體各部分同時休息爲不可能。如睡覺時，呼吸機關和消化機關仍然繼續不歇地工作，像這樣，死而後已。我們日常工作，比方說看書吧，看得眼睛夠累了，我們不妨繼續着做點別的事情，不大費目力的，如寫字，或繪圖，或閉着眼睛打腹稿，都可以。總之，我們光是用眼睛的時候，正是我們給予手部及其他部分以休息的機會；我們專門運用手部的時候，正是我們給予眼睛及其他部分以休息的機會；餘類推，只要我們把時間支配得恰到好處，我們就可以無所用其休息了，雖然我們運用體

內任何都分總要用腦是真，但腦之爲腦，壓根兒就沒有一刻兒的休息，人們睡了本來自己不算用它，但它會做夢，做出許多多不可思議的夢，結果可不是等於我們自己用腦一樣，或比我們有意的用腦更來得費力？所以人頂好能夠不睡眠。不過，在拒絕睡魔來纏繞的學術未發明以前，我們應得好好地利用我們有限的比黃金還貴重的光陰，不要讓牠平空地過去。這是晏如積年累月揣摩有得的理論。

這種理論的實行，不久，她感到自己有戴眼鏡的必要了；又不久，她感到自己有吃魚肝油的必要了。她還是我行我素的堅持下去。久而久之，她見勢不佳，才把已經縮短至一兩小時的睡眠時間，擴充至八時九時，她的健康才漸漸地恢復起來。

晏如研究的是哲學，她翻過相當的洋裝書和吃過了相當的麵包牛油以後，「都看透」的學位居然到手了，巴都大衆圖書館正有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空着在等她，圖書館主任阿刻教授三番兩次徵求她的同意，沒有得到她底肯定的答覆，同時，她接到上海母校至善大學楊校長的一封親筆信，邀她回國勤助教務，話說得很愜切而

動聽。這又是一件使晏如躊躇而未能滿志的事。家裏催她回去的信接二連三的寄來，她想起久別的年老的雙親，他們早晚在望她回去，如今可以回而不同，還等到什麼時候，經她的哲學化的腦子仔細地分析一下，終於下了最大的決心：回國去！

(一)

法國加蘭郵船剛駛進吳淞口，船上的乘客螞蟻出曝似的各人搬運着自己的腿走出甲板上。晏如換上一套白綢衣裙也踱上船面的走廊，憑眺久別的歐浦風光。船蠕蠕而動的靠近招商局北棧碼頭，兩岸的景物都站定不動。她記得去國時，送別的人正站在靠碼頭那邊，揚着巾，揮着帽，表示歡送和惜別之情。現在也有許多人站在那兒守候着，在人叢中，有各式各樣的手在招展着，那些手，等一會船上有人緊緊地把握住的。她底眼珠溜來溜去，那兒許多不同的臉孔沒有一個是她熟悉的，起程的前兩星期，她曾寫過一封快信給楊校長附着一口信給她的級友蕭雲，信裏雖

然沒有提及接船這回事，她想，在這大海中，說不定他們也在內吧。她的心兒在忖度着，她的眼兒在瀏覽着，她的腿兒在移動着。

來了，那兒可不是楊校長和他的夫人嗎？她定睛一看，果然，她提着嗓子向他們倆打招呼。

楊校長首先看見她，揮着草帽向她示意。他底夫人本來不曾注意到她，這時隨着他的草帽所指示的方向望去，瞥見晏如，笑了笑，

因為人聲嘈雜，而且上下的距離不十分近，晏如說什麼，校長夫婦聽不分明；校長夫婦說什麼，晏如也聽不清楚，他們不再費唇舌了。只是相顧微笑。

蕭雲原是和楊校長夫婦一齊兒來的，爲着便於尋覓起見，他們三人臨時分作兩頭進行。一會兒，蕭雲折回來，楊師母向她做了一個手勢，她會意，馬上仰望着船上的晏如，

『密密繞……』

她

了

晏如聽不清她說什麼，只看見她的嘴唇在震盪。

蕭雲裝束得很入時。她戴得一頂妃色的草帽，穿着一件金魚黃的印花綢旗袍，袖短而窄；旗袍下露出一雙穿着膚色絲襪的小腿，踏着蛇皮紋的方頭的高跟鞋。她的肌肉較前發達，豐潤的兩頰泛出紅暈。晏如打量着她的身段和裝束，幾乎認不得她。蕭也在向着憑欄的晏如端詳了一會，看見她穿的是喇叭管袖口和長拖的白綢衣裙，那是從前在至善大學臨畢業時特製的，蕭也有同樣的一套，自前年把它壓在箱底，再也不讓它出來見見世面。晏如的顏色似沒有從前那般白嫩，但她的體格依舊是像偉男子一樣的魁梧。

二十分鐘工夫，吊橋放下，在碼頭上鵠候着的人蜂擁似的上船，謹守秩序的校長夫婦和蕭雲差不多被排擠在最後，

晏如行近梯口迎送他們，她忙於和他們握手，快慰得一時不知說些什麼話才好。

『你們在那兒等了許久吧？勞你們屈駕，真對不起！』晏如引着佢們，一壁走，一壁說。

『不，我們是剛剛來的，等了沒有一頓飯工夫。』是密絲蕭的聲音。

校長夫人問，『密絲姚不怕暈船吧？』

『沒有什麼，只是船過印度洋時，遇着打風，微覺得些暈浪。我是不怕的，別人在嘔出胃汁來。我還可以到餐廳上據案大嚼，』晏如說時有點得意的樣子。

『出門不怕暈船的人是有福的了！』楊校長在贊美她。

『好說，我到不是這樣想；不怕暈船的人大概是命裏注定應該奔波一世的。』

晏如引佢們到自己的房裏，那是一等的。同船的原有一位密絲梁，她已在香港上岸。晏如招呼佢們坐下，就關照僕歐，檢點行李給東亞酒店的接客員，隨後自己和校長夫婦及密絲蕭乘汽車往東亞酒店去。

校長十二分客氣的請晏如到酒菜部吃餐，給她接風，她說不敢當，而且剛上岸

，疲乏得可以：不想吃什麼東西，對於校長的盛意只有心領而已。後來還是由她按着電鈴叫僕歐來，點了幾個菜，搬到房裏吃。不料吃完了，校長却掙着會鈔。

飯後談了一會，校長夫婦興辭回去，晏如留着密絲蕭在旅館裏陪她。

(三)

校長夫婦回去了，室裏顯得幽靜。晏如和蕭雲兩人不拘禮節的並坐在一張沙發上。

晏如沒系統的告訴她一些留法時的生活，後來話風又轉到母校至善大學去。

蕭告訴她，去年暑假前學校發生過一回風潮，有一部分學生說楊校長是偽善的法利賽人，又偏見，又專制，時常任意的壓迫學生，於是組織拒楊大運動，實行罷課。還有一部分學生，被目爲「復辟黨」的，他們覺得學校是楊校長發起創辦的，經他十餘年的慘淡經營才有現在的規模，他們很不滿意於「拒楊派」的囂張悖戾，於是

主張擁護校長，又組織復課運動會。兩團體旗鼓相當，鬧得「滿城風雨」。那時貼標語的風氣很流行，學校裏的牆壁，橫一張，豎一塊，分外觸目。拒楊派在校裏臨街的高牆上橫橫的張貼着「拒楊到底」四個擘窠大字，隔天早上，對方張貼着「不成功」三個同樣大的字在牠的右邊，便聯成「拒楊到底不成功」，誰看了也覺得好笑。他們這樣的胡鬧着，這一來，教員也不來上課了，學校便弄成僵局。

晏如很關心似的問她校長那時候怎麼樣。她說校長早就溜到P地去了，風潮是在校長離校後發作的，後來擁護校長那派勝利以后才拍電請他回來。晏如聽了很表同情於擁護校長那派。

校長向來教哲學，倫理學，論理學，那幾門功課，晏如對於他所教的特別感到興味。她是他的「得意門生」，他也可以說是她的「得意先生」。

話又從校長談到各教授。

蕭說，「上學期學校請了一位德國人來教法文，這人底脾氣是再怪僻也沒有了

，學生對他的教授法深表不滿，他中途辭職，臨時由校長代課。校長說，這回難得你回來，教法文是非你莫屬的，』

晏如笑着說，『要我教法文，可不是更糟了嗎？』

『不要客氣。校長還說女生部的訓育主任也要請你兼任呢。實不相瞞，她央我來勸駕的。』

『笑話極了，像我這樣自己管束不住自己的人配做訓育主任嗎？』

這是晏如的哲學：當教師是可以，當職員是上當的，尤其是管理訓育的事情，你扳起丙字的面孔來，叫學生不要這樣，不要那樣，一方面固然桎梏學生的生機，一方面又抹煞自己的個性，何苦來！她會看見有許多做教師的，他們的學問和教授法本來很得學生們的信仰和歡心，因為兼任校裏的某種職員而至於惹起學生的憎厭和惡感，無論如何，這訓育的職務她決不願意幹，

昨夜她們談至十二時已過，一時不到的辰光才睡，今早起來差不多十時，在平時黎明即起的晏如這算是例外。盥洗畢，僕歐遞進一張請柬來，晏如接着看：

「即日下午六時治筵候

光 至善大學校友會謹訂

席設五羊路天然樓」

「我是猜到的，校友會早就籌備着歡迎你了，」蕭雲行近來，一歐到請柬就笑着對晏如說，

「歡迎，歡迎，使人受寵若驚！」晏如又驚又喜。

吃了早飯，晏如換過一身衣服，半新不舊的布製的西裝，打算到外邊散散步。

她和蕭行近電梯口，僕歐趕前來說：「姚小姐，有電話。」

「是打給我的嗎？別弄錯。」晏如顯出詫異的神氣。

「是，是至善大學打來的。」

她傾轉身到電話室去。

『喂，誰？……是楊校長嗎？……已收到了，不敢當，不敢當，……唔，她在這裏，今晚我和她一道兒去好了，謝謝。』

晏如放下耳機，笑着對密絲蕭說，『楊校長什麼事情都辦得很周到，他剛才差人送請帖來，還不夠，現在又打電話來關照我們。我們一道兒去吧，今晚。』

她倆出了旅館門口，向右，在大馬路散步。從建築方面看來，晏如覺得三年前的上海和現在沒有多大差別，只是女人的裝束和三年前顯然不同，她去國前，上海的女人穿旗袍的不大普遍，剪髮的尤其少見。現在不然了，穿旗袍的和剪髮的女人比不穿旗袍和不剪髮的多，她們踱至黃浦灘公園，有點累了，於是揀一張在樹陰下的椅子坐下。西人稱上海為東方的巴黎。坐在這兒，環顧周遭，多少有點相像。偶而有一個大學教授模樣的挽着一位西洋婦人且說且笑的打她們身邊經過，同時有一種濃郁的氣味送來，晏如睨了佢們一眼，知道那女的是法國人。看佢們去得遠了，

她低聲問蕭：

『你聽到佢們剛才說些什麼沒有？』

『我沒有留意聽。佢們說些什麼？』

『佢們正在說情話呢。』

『告訴我，佢們怎樣說？』

『她說——唔，我不告訴你，你以為我故意向你挑情！』

蕭向晏如睥睨一眼，表示輕噓薄怒。如果這時候她們睡在一張床上，晏如的大腿要受罪。

從前同學時，她們是異常親熱的，她們同級又同鄉，入校第二學期起就同房，有人訕笑她們是同情鴛鴦。要是在她倆中找一個象徵男性的話，那自然是屬於晏如無疑了。晏如誠然有點近乎男性美，密而近豎的眉毛，大而外露的眼睛，鼻梁高得可以，加上魁梧的身段，剛毅的精神，在在都不示弱於男人。學校女生演劇的時候

，充男主角的少不了她，在劇場上，他（冒牌的）的確做過蕭的男人，

她倆靜默了一刻。晏如不肯讓時間給靜默佔據了去，首先破寂：

『歐戰之後，』話鋒轉了一個方向，『法國男人比女人少了許多，有許多年輕的女子，頗感到結婚的困難，雖則有錢，不容易找到一個快婿，因為那兒婿價過高。這一來，却便宜了當地的華僑。我國的留學生和法國女人實行同居之愛的也不少。我們女同胞在法國留學的畢竟不多，在那兒，法國女人不比我們自高聲價。回國來可就兩樣，一般人總以為和西洋女人結婚是很體面的。雖然其中未嘗沒有配到學識淵博人格高尚的伴侶，但是和下流的豔冶的女人結合的怕不在小數。法國女人大多數是慕虛榮，好花費的，和這麼一個人結婚，生活就不容易維持。』

談到「結婚」，蕭就乘機問：『聽說你在巴黎已有了「翡翠傘」是不是？』

『嚼舌頭的，你知道，我的老脾氣，人生何必要結婚！你這小妮子真多心，我看你已經有了愛人吧，那戒指是誰給你的？』晏如眼光注視到蕭戴着的鑽戒。

『那裏，是我自己的。』

『你還要瞞我麼？改天給我偵探出來，反爲不妙。』

蕭被纏不過，終於對她說，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密司忒施，是楊校長介紹她認識的，他從前在新民大學教書，今春往美國金融學院研究經濟，她說時頭低垂，目光注地，有點難爲情。

『你們已經訂婚了吧？』晏如作進一步的盤問。

『沒有，戒指是他到美國後寄回來的。』

她自己在鑒賞自己愛人的禮物，半晌，她補行聲明：

『從郵政寄來很不上算，這小小的東西，寄費也要十幾塊錢。』意思是表明戒指原值的高昂。晏如自然明白她的意思。

(五)

薄暮，晏如和蕭雲乘車到天然樓，堂倌引她們到至善大學校友會預定的羅浮廳。

在座的已有五人，校長夫婦外，有一位白髮長鬚的易宗儒先生，他是教詩學兼東方哲學的；有兩位是校友會職員賈用和周全，比晏如先幾期畢業的。佢們見晏如來，都站起來表示歡迎，

談了一會，又來了一位獅子鼻，鵝哥嘴，臉呈古銅色的矮先生，由楊校長的介紹，知道他是教務主任魏若昂，他是晏如畢業後第二學期聘請的。

坐在主席位置的是校長楊賢，校友會的會長也就是他。

一碗魚翅吃過後，楊校長起立致歡迎辭。

晏如覺得不敢當，堅請他坐下，他固執着，彷彿也已經成了這麼一個習慣，非站起來，話匣子打不開。晏如很不安地坐着。

校長乾咳了一聲，接着說，『我們今天開會歡迎密絲姚。密絲姚的品學，以前

在校時已爲我們同學所推重的，我國女學生，在巴都大學得有哲學博士學位的，以密絲姚爲第一人，這很足以爲母校增光的。所以，今天我們校友會特地開會表示歡迎。密絲姚平素有志於教育，爲母校服務，雖然屈駕，想來她是很表贊同的。母校正欠缺一位法文教授，上學期請來了一位，她臨時辭職，沒奈何由我暫時代課，現在可巧密絲姚學成歸國，法文這科我想非借重於她不可，還有，女生部訓育主任一職，何先生已幾回提出辭職，我們未便強留，也希望密絲姚兼任，我們相信密絲姚定能夠勝任愉快的。』

楊校長很會講，他的話像有黏性似的，非把晏如黏着不行。晏如一面留神聽他的話，一面自己在肚裏低斟淺酌，究竟怎樣答覆才好。

校長說完了，晏如正要起立致答辭，剛巧堂倌端上一味菜來，同席的都舉起了筷子，異口同聲的說，『吃了再講。』

端上來的是紙包雞，這味菜，晏如是未曾嘗過的。她留意別人怎樣吃法，做效

着，像她初到法國時第一次赴盛大的議會時一樣，她看見一塊塊透明的紙，包着一片片的雞肉，這種吃法有點歐化。她恍然大悟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大道理來，轉念間，她又想到校長剛才說的話，生怕自己預備好的答詞忘掉了，不由得先把筷子放下。

堂倌把手巾遞給她，她揩揩嘴揩揩手。眼見得船碟上刻着的李青蓮已出頭露面，各人的筷子才陸續放下，她定一定神，站起來說：

『謝謝各位師友的好意，今天開會歡迎，使我覺得很慚愧，同時又感到很興奮，晏如在法國徒然住了幾年，自問沒有什麼成就，幸蒙母校各位師友的栽培和砥礪，使我得益不淺，母校要我幫忙，不用說，這是義無可辭的，不過，如果環境容許我在這裏，要我擔任點法文的功課，還可以勉爲其難。但訓育的職務呢，像我德薄能鮮，而且缺乏經驗，實在是不敢謬然充任的。』她覺得有點口乾，舌尖微舐出來，『末了我還得聲明，這絕不是客氣的話，』

她剛才坐下，第二個菜又端上來了，席上的人視線都集中在這味菜上面，這是

一碗炒蝦仁：各人的匙在進行了，校長指了一匙回來，又按着不動說，『訓育的職務還是次要，最要緊的是答應我們來教法文，我實在忙得不可開交，每星期擔任十八個鐘頭功課，光是看卷子就夠得我麻煩，而且，法文我實在教不來，自己知道自己，我的發音靠不住，我沒有吸過法國的空氣。』他把滿匙的蝦仁塞進自己的口裏，沒有下文，

『他實在太忙，』校長夫人忙把蝦仁嚥下，讓舌頭翻騰來幫助她的丈夫，『而且爲學生着想，也應請密斯姚擔任教法文的，』

打鐵趁爐紅，在座的幾位教員和校友像有人暗中指揮着似的一致在敦促她。

在這種空氣包圍之下，晏如拗不過佢們，只好答應到母校當法文教授。

(六)

在上海逗留了兩宵，第三天晏如乘早車回杭州她的家裏去。

晏如的家庭是世代書香的人家。她的父親少年就有才子之名，雖然他才高，不過七斗，興到時，六步也可以成詩。在前清科舉時代，他曾得到過一名優貢，民國締造後，他又曾做過好幾年中學校長，他的思想頗能夠容納近代的潮流。晏如沒有姊妹，只有一位哥哥，他在廣東五羊大學教書，嫂嫂留在家裏，哥哥是前母養的，生她的是繼母，父親愛她比愛她的哥哥還甚，她少時候，父親教她念離騷，一天白晝，她在小病的夢囈中，閉着眼睛把一篇離騷從頭至尾背念一遍，父親暗地裏稱許她的記性高強，同時又焦慮她過於用腦，神經有什麼反常，她的自負心很強，從小就不把自己當女人看待。母親已不得她是一個男孩，如果她是男孩的話，將來定有揚名顯親的希望，她的母親這樣想。

前天晚上，她曾寫了一封信回家，說在上海有三兩天逗留，要今天中車才能夠回家。她想叫家裏的人喜出望外，所以今早就乘特別快車回去，

車到杭站時已是十二時半了。

黃包車夫把她拉到她底目的地。嫂嫂正在院裏摘花插瓶，忙着開門迎接。一面給她打發車夫，一面招呼娘姨給她提攜行李。

聲音哄動了樓上的母親，她踉蹌地下樓，臉笑眉開的望着晏如說，『信是剛才收到的，我們還以為你乘的是中車，新嫂要去接車，替你照顧行李，原來你已回來了。』

母親底聲音還是像從前一樣的洪亮，母親底顏色並不比從前老蒼，晏如底心坎裏充滿着快慰，她行近母親身邊問候母親，母親快活得眼睛閃閃地發光，嘴唇微微地發顫，她撫着晏如的手背說：

『阿因，你讀書太辛苦了，兩個酒渦那裏去了？現在換來的是一雙眼鏡，哈哈！』母親又憐又愛的笑着說，臉上掀起了不少綹紋。

晏如看見父親不在家，她問：『媽，爹爹呢？』

『剛剛出去，』母親說，『因為武林中學舉行十五週紀念，邀他演說，他也以為

你今晚才回來。』

『晏如還沒有飯吃？』嫂嫂站在旁邊問。

『吃過了。在火車上吃過的。謝謝你。』

○

○

○

父親在夕陽返照裏歸來了。

年近古稀的父親，依然精神矍鑠，步履自如，只是兩鬢皆霜，已非如往時的斑白。

『武中聽說你不久回來，想請你擔任教職，你願意不？』父親問她。

『爹，我已經答應至善大學了，教法文，你看怎樣？』

『在至善也好，你想怎樣就怎樣？』父親很坦然。

母親聽了眼圈放大。啞氣地說，『回家還沒有坐得熱，怎的又想到離家了？你這丫頭真是命該勞碌的，在家裏過過清閒的日子多麼好，爲什麼又想教書？——如

果要教書的話，我看不如就在武林教，可以住在家里，我們母女朝相見，晚相見，到還好。——你離開我已三年長久了，虧我眼巴巴的望你回來，剛回來又要出去，你真不知爲娘的苦心。」母親的確有點生氣了。

『媽，恕我！我不是故意離開家庭，離開媽，但是長久住在家里，媽不討厭我，我自己倒覺得厭悶。我到上海教書，有空就回來，一天有幾次火車，那不是很方便嗎？媽答應我不？』晏如恢復了二十年的小女孩態度，在她母親面前撒嬌似的。母親雖然首肯，心裏還是不願意，嘴裏說不出話來。

(七)

千個母親總是疼愛她們的女兒的。兒女的起居飽暖，母親認爲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

晏如從前在坤範女學念書，學校離家頗遠，她住在校裏，每逢星期日和假期回

家看看母親，母親平時也常常到校裏看她。有一回，母親在她的抽屜裏發見一根殘餘的洋蠟燭，嚴重地勸誡她一番，說她不分日夜的用功，全不顧自己的身體，熬病了又要爲娘的受累，勸她再也不要這樣。以後母親每回到她的宿舍時，老是像檢查違禁品似的檢查她的抽屜有沒有洋蠟燭。她在上海念書的時候，母親也曾委託親信的人去檢查過。現在母親詰問晏如，說她留法時一定廢寢忘食無疑了，怪不得她已戴上了一雙近視眼鏡。

晏如爲着取信於母親起見，回家後諱莫如深的不敢翻過一頁書；或陪母親游覽湖山，或講些海外的趣聞軼事，以博取母親的歡悅。

在家裏過了一星期，學校有信給她，說已開學了，盼望她早日赴校，她決定明天中車動身。

是一個仲秋的晚上金風送爽，桂子飄香，一家人同在院子裏納涼。一灣新月，恰如鉤，勾起了人們的別恨離愁。

父親胸懷曠達，而且老於人情世故，「離合」不大能夠引起他的「悲歡」。他不覺得什麼，照他向日的習慣十時前就睡了。院子裏只有母親，嫂嫂，和晏如三個人絮絮不休。

『明天這時候你離開我們了！』母親黯然。

晏如感到自己真對不起母親，一別三年，回來聚首不滿十天，如今又告別離，好不教母親難過。她百般設計安慰母親。

夜深了，母親催她去睡，自己先行。

她這次回來，是睡在嫂嫂的房裏，嫂嫂還年輕，今年不過廿九歲，比晏如只大一年。她相貌端莊，性情和淑，和晏如感情很好，兩姑嫂好比同胞的姊妹一般。她對於晏如的父母簡直和對自己的父母一樣。難得有這麼一位的賢明的嫂嫂，晏如和她的哥哥都可以在外放心。

第二天她往上海，她的嫂嫂送車。

(八)

至善大學的教職員，屬於女性的，除晏如和蕭雲外，還有容若鳳，張石琴和蘇雲三人。

容是生理學教授凌龍的夫人，她教的是生物學。三年前她在美國哥崙比亞大學得了碩士學位。她和凌先生結婚不滿三年，已養了一位小龍和一位小鳳，她的脂肪質特別豐富，臉上堆着肉塊，下巴有重腮，笑時眼睛只露出一條縫，走起路來全身的肌肉在顫動。她慣是穿着白色的衣裳，學生們背地裏稱她做「白肥鵝」。

女教職員中有一位中年的寡婦，那就是張石琴。張的體格和容恰相反，清癯的面貌，瘦削的身材，都足以顯出她的一個曾經滄海的人。她是至善大學第一屆畢業生，校友都稱她做老前輩。這學期女生部訓育主任密絲何辭職，她來承乏。她辦事很老練，能任勞，又能任怨。她的態度，「溫而厲，威而不猛」。擔任訓育的事情，

她是再稱職也沒有了。

她們當中年紀最輕的推密絲蘇，今年不過二十六歲。去年暑假她才在紐約大學畢業。她來至善教書是上學期的事。她教的是音樂和高中部的英文。她很善於交際，天賦她一具交際家的手腕外，還給她嫵媚的眼睛，婀娜的身段，清脆的聲音，以完成她底交際的專長。

蕭雲的年齡，比密絲蘇大一歲，比晏如却少一歲。她很會打扮，辦事也都井井有條。她在至善當圖書館主任。畢業後，她就留在那兒。

女教職員都住在校裏，有家庭的容若鳳是例外。訓育主任張寡婦住在女生宿舍，兼任女舍監，晏如，蕭雲和蘇雯三人住在圖書館後樓，那兒恰好和女生宿舍門常戶對。她們各人一間房，蕭的房間和蘇的相毗連，晏如的房間和她們的斜對面，成爲鼎足之勢。

晏如和蕭過從最密。每當深夜，談興方濃，不管晏如在蕭的房間，或蕭在晏如

的房間，她們慣是「雙宿」的，髣髴她們從前同學時一樣，但如今無拘無束，比從前自由得多了。

(九)

至善大學開學兩星期，一天晚上，是陰歷的中秋，舉行師生聯歡大會，會場設草地上。

一輪明月掛在西空。月光下，大地像鍍了水銀，又像積下薄薄的霜。如茵的草地上，座位擺作月形，可容整千人，開會的鐘聲響了，教員和學生，男的，女的，新的，舊的，翩然蒞止。

這學期，至善大學全校學生有八百多人，新生不過佔全數十分之一。教職員方面，新聘的，中學部有五人，大學部除晏如和張石琴外，還有一位教心理學的朱先生，宋先生年少英俊，在美國住了不滿二年就得了心理學博士的學位回來。最近他

在西方雜誌發表一篇「靜物的心理」，哄動一時。

主席的是學生會的交際委員，因為這聯歡會由學生會召集的，他宣佈開會理由後，敦請校長演說。演說畢，全體師生唱校歌。復次，校長起立介紹新教職員。

「這位是宋先生，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現任本校心理學教授……」
校長說完，宋先生向大眾點頭。「這位是姚先生，巴黎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本校法文教授……」晏如向大眾點頭而且微笑。

同樣的。校長介紹女生部訓育主任張先生。

接着便是中學部主任介紹中學教師。

又繼續的是大學部的教務主任介紹大學新生，中學部的教務主任介紹中學新生。被介紹人的表情，雖然同是站起來，點點頭，便坐下，但其中有不少可笑的資料。

介紹完了，主席鄭而重之的說：「諸新教職員演說！」說話是沒有指定請那一位

，半晌沒有一位挺身而出的好漢。

主席帶着笑容，行近新教職員處敦請，心理學家宋先生知道情不可却，只好自己出馬。他從容不迫的行近主席的位置。

他含笑地說，『說也難為情，兄弟今天很像是一個新嫁娘，一個舊式的新嫁娘。在列位妯娌似的同事和小姑似的同學面前。是赧於啓齒的，……………』

坐上被許為妯娌為小姑的都忍不住發笑了。

晏如想，做新嫁娘和做新教授到有點相像，但在女人家就沒有說這種俏皮話的勇氣。

宋先生說完後，主席竟然冒冒失失地提着嗓子說：『請姚教授演說。』

晏如把腦袋一幌，眼光投射草地上，表示沒有預備。

主席殷勤地趨前勸駕，請她出來隨便談談。

『演說，不演也就算了吧；她是從巴黎回來的，我們何不請她跳舞！』有一個學

生忽然妙想天開，低聲的徵求鄰坐的同意。

一傳二，二傳四……於是有一部分學生聯合起來。齊聲道：

『請——姚——教——授——跳——舞！』

突如其來的呼聲。晏如感到如雷貫耳。

『請姚教授——和——宋教授——雙人跳舞！』又是一陣吶喊。接着是一致的，有拍節的鼓掌聲。

宋先生可沒有什麼，晏如却不免有點張皇了，她沒法解圍，只好站起來發言：『各位同學，』掌聲倏然而止。『對不起；晏如對於跳舞簡直是外行。也許各位以為跳舞在巴黎是很流行的，不錯，這種團團轉的玩藝兒，我看看見過的，可是我從沒有表演過。料不到，有一天，像今晚在坐各位興高采烈的預備欣賞我的跳舞，早知道這樣，至少也應該學會一兩種田雞舞，螳螂舞，在各位面前奏奏技。對不起實在有負各位的一場好意！』

她坐下，兩頰感着有點發燒，嘩笑聲和掌聲充塞了她的耳朵。

中學部的教職員却沒有一個人出來說幾句，隨後有一位新生大踏步出去演說。他說的什麼晏如可不會留意聽。

當晚有各式各樣的遊藝表演。蘇雲女士的懷娥鈴獨奏，博得了不少的掌聲。

(十)

隔天，第二課還未下課時，晏如先到教員休陪室。宋先生正在那兒看報。室裏光是佢們兩人，交談的好機會來了。

宋先生把報紙擱下，向她瞟了一眼說：『學生們真會淘氣，昨晚要我們作雙人舞。』他的神氣有些近乎挑情。

『實在的，我不會跳舞；而且我覺得那種團團轉的玩藝兒沒有多大意味。』晏如搖着頭。

宋先生畢竟是研究心理學的人，他的口鋒一轉：『逢場作興，我是無可無不可的。以前我也學過一點交際舞，如今已許久沒有踏進舞場了。』

回頭蘇女士進來，他稱贊她的懷娥鈴怎樣純熟，怎樣動人，顯然是一個有天才而又有學歷的音樂家，誰聽過，誰的耳朵好福氣。

一會兒，下課的鐘聲響了，教員休憩室裏的坐位幾乎沒有空，歇了十分鐘光景，佢們又各自上課了。

一個月後，是星期六的下午，晏如，蘇雲，和蕭雲乘電車往摩登看電影。半途，宋先生上車，他問她們到那裏去，她們將目的地告訴他。他說剛才訪友不遇，原想回去，反正回去沒事情，可否讓他陪她們去看電影。不消說，她們沒有不贊成的。

她們到便宜，臨時有人報效作東道。

上樓時，蕭和蘇行先，晏如次之，宋先生跟在末後。佢們自然而然的挨次坐下

。宋先生就坐在晏如的右傍。

演的是「櫻花餘恨」，好一齣亦哀亦豔的名片。

演完了，五時零五分，宋先生邀她們到蒲盧西菜館吃殮，她們不好意思再攪擾他，面面相覷。還是晏如頂老實：她說，「時候還早，正好趕得及回校吃飯。」

(十一)

夜已深。晏如睡不着，個一人躺在牀上只是想。想起日間電影的情節，又想起宋先生向她的表情，那像有意又像無意的。他的和藹的態度，清朗的談吐，都能充分地使人得到好感，他真不愧是一個心理學家，他很能夠體會人家的心理。她想，一個女人嫁給這麼一位心理學家委實有幸福的，至少他可以迎合自己的心理。她想下去，又覺得不對，自己的一切可不是容易給他看穿了嗎？

朦朧間，睡之神把她擄在翅膀上，縹緲地送到別一個境地去了。

好一個清幽的所在！那兒有假山，有小溪，溪中有魚，她就坐在臨溪的假山上釣。垂釣的不僅她一個人，還有許多騷女人雅女士，她們成績都不差，只有她始終釣不到一尾魚。她並不懊惱，看見人家釣到的魚，她也樂不可支。和自己釣到的一樣，反正釣來的照規矩仍要放回池上，誰也不能帶回去。回頭她看見宋先生施施而來，她放下釣竿迎上去，和她在對着噴水池那張長椅坐下。不知爲什麼來由，他偶然向她說起自己的身世來。感慨之餘，他忽然起舞。他在傍拍掌，有拍節的。舞了一回，他買其餘興，來攙她同舞。跳舞，她本來是不喜歡，而且不會的。這回她覺得情不可却，破例地隨他。這於她是一種新鮮的快感，又是一種新鮮的趣味。舞倦了，佢們並肩兒坐下。他不客氣的執着她的手，在她的手背印了幾個吻，又彎着她的頸，攬着他的腰，吻她的額頭，吻她的兩頰。吻她的唇，緊緊地緊緊地不肯放鬆。她連呼吸也透不過氣來。她心裏在想，他如何這樣的猖狂；要擺脫他，又擺脫不開。她急了，這一急就把她急醒來。原來嘴唇接觸着的是被頭，澁而無味的被頭。

明天她下第二課時，在迴廊的轉角上險些兒和宋先生撞個滿懷。他向她粲然一笑，鬚髯昨夜和她得了一個同樣的夢。她有點難爲情，越發加緊她的脚步走回自己的房裏。

其實，宋對於姚並沒有比友誼更進一步的遐想，他愛好音樂，因此而樂得和長於音樂的蘇女士接近是真。在晏如是具有一種矛盾的心理，她自己並不見得怎樣愛宋，但別人愛他，他愛別人，她莫明其妙的吃起醋來。

(十二)

寒假晏如從家裏出來，聽到宋先生和蘇女士已經訂婚，而且婚期已經定了。這不是晏如始料所及的，在這短促的假期內，佢們的愛情竟然打得一團火熱。

是仲春的天氣，羣芳怒放，蝶戀蜂忙，佢們舉行婚禮，在三東酒樓。

那天晏如和蕭一道兒去參觀佢們的盛典。

晏如回來，帶着一種無名的不歡，整夜做着不祥的夢。明天起來，頭沉沉地異常笨重，想告病假，生怕給學生們胡猜到某方面去，只好抱病到課堂敷衍敷衍。

下課後，她回到自己的房裏，百無聊賴的，坐也不安，臥也不甯，踱來踱去也不適意。更無聊賴的踱向蕭的房裏。門是闔着，她敲了兩聲，不等回音，便推進去。蕭在房裏寫信，看她來，急忙把信紙覆着。晏如偷覷着已經寫好的信封，上面寫着 Mr. Shoe 字樣，她掉轉頭就走，勉強裝着笑容說。『你寫情書，我不來攪你。』

她走，蕭並沒有怎樣留她。

出來時，她順手給蕭掩門。蕭以為掩上還不夠，在裏面把塞子勒的門住。這聲音，在晏如離開蕭的房間幾步時，分外的刺她的耳鼓。晏如想：蕭在後悔了，後悔自己在先不會上了塞，讓她闖進去。

她回到房裏，空虛的無聊中又蒙上一層深刻的苦悶。她照樣的也把自己的房門

門着，拿出信紙來想寫信，藉以抒洩滿懷的悵惘，可是紙是攤起來了。筆是提起來了，教她寫給誰呢！

把筆扔在桌上，一骨碌倒在椅背，歎了一口氣，深深的。

她快要哭出來了，他熬不住這樣的苦悶與空虛。

陡的聽到托托的聲音，知道有人在叩門，她連忙起來，用手背和眼睛揉了兩揉，隨手掠了一掠頭髮，整了一整衣衫，門開了，進來的原來是吳鄒兩位女學生。

論年齡，晏如該叫她們做姊姊。她們都是三十歲以外的學生，看她們跑路時的蹣跚狀態，可想見她們從前是纏過足來的，吳是一位寡婦，她丈夫於三年前去世，遺下一個弱女，不幸又於前年夭殤。鄒是一位已婚的處女——也可以說是處女的婦人——十年前她聽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一個男人，那男人大概嫌她什麼麼不好，在結婚那天晚上突然失蹤，她還沒有看清他的面貌。她們現在大學二年級學生中頂用功的是她們：對於姚先生剛才在課堂講的不大了解，這時特地來領教。

晏如很同情於她們，樂得給她們指導，談了半天，她們道謝而去。其實，晏如應該向她們致謝，爲的是她們這一來，正好給她排除了苦悶，填滿了空虛。

(十三)

物換星移，不覺又過了兩度寒暑了。蕭雲的未婚夫施淦已從美國回來，由蕭的介紹，晏如得瞻仰他的丰采。

他回國不久的一天，晏如宴請佢們一對璧人，席間，她對於他的言行有相當的認識。儀表上，他比宋先生還壯觀瞻。溫文爾雅中又帶些英爽的氣概。她感到蕭是一個有福氣的人，自己沒有她的福氣。那位獅子鼻，鸚哥嘴的教務主任魏先生，早年喪偶，有意續絃，楊校長曾隱隱約約的在晏如面前替他說過，她想，他真是駱駝——徹路駝——想穿針孔：與其和這樣一個人結婚，毋甯抱獨身主義以終。而且，她會聽得魏的夫人是因爲肺癆而死的，只這一點，已夠得她迴避。

以前晏如與蕭時相過從，尙可以聊慰岑寂。蕭自從未婚夫回來後，她對於晏如不期然而然的漸漸生疎了，一有空，她就找她的愛人去，星期六晚上包管不會回來。晏如雖曾陪過他們倆看過一兩回電影，可是這種儼相式的生活，她自己感到太沒有意味了，而且反足以妨礙人家的甜蜜光陰，以後她對於他們倆只好欠陪了。

她竭力想把自己從苦悶的深窖中超拔起來，於是潛心的重溫她的哲學。她平素最服膺叔本華的見解，她記得叔本華曾說過：茫無意志的人是很難解救的，那種人覺得宇宙間一切都無意思，而且怪討厭的，自殺吧，然而自殺之前是極其痛苦的事，不自殺又怎樣？學美術，學音樂吧，好藉此來調劑生活，獲得心靈上的安慰；可是，當你要走到美術或音樂的境地時，要經許多平常使你厭惡的場合，在這種環境之下又會苦悶起來，而且在學美術或學音樂時也受這環境包圍的。那又不是好法子。最好的法子還是讓自己的心理變成涅槃之境——一切皆空，無望礙，無恐怖，無憎，無戀，無人無我。這是消極派的比較好的辦法。她決心實行叔本華的主義。然

而她究竟能否實行是有問題。

(十四)

距蕭施的婚期只差一星期，至善大學正忙於大考。晏如擔任的功課已經考完，而且考卷已經評定了。她原可以早幾天回家，她却貪饞吃佢們倆的喜酒，當她把積分表送給校務室的時候，回來的途中，號房急急忙忙遞給她一封電報，那是從杭州拍來的。號房已把電文給她繙好，她看到「父病速回」四字，要不是胸前的肋骨構造得特別結實，她底心恐怕已跳躍出來。

蕭施的喜酒顯然是沒有她的緣分了。他回房時，打蕭的房門口經過，想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蕭，蕭已到外邊去。

回到房裏，她對着電報發了半天呆，終於噙着眼淚到校長室裏請假。楊校長懇摯的安慰她，越是安慰她，底淚越是禁不住的奪眶而出。

在火車上，她焦灼到萬分。她想：父親患是什麼病？怎樣起的？為什麼嫂嫂上星期的來信沒有提及？哥哥現在廣東，家裏想來已經拍電報給他了，他大概這時候才看到電報。看到電報後他是如何如何的焦急啊！要是父親有什麼動靜，……她不敢想下去了。

好容易火車到了杭州，她提着皮箱匆匆地走出了車站，迎面來了一輛黃包車，她就坐上去，告訴車夫到文化路崇德里。將抵家門時，她遇見一位醫生模樣的從她的家裏出來，她想停車攔住他，問問父親的病情怎樣；躊躇間，機會已錯過去了。

她排闥登樓，見張皇失色的母親陪伴着病榻彌留的老父，父親眼睛半開半閉的在喘氣，她就近說，『爹，我回來了，你覺得怎樣？』

父親向他略為點頭，眉心縐了又開，有了一聲，帶點苦笑，旋又疾首蹙額的說，『你哥哥不知那天才能夠回來，啊，老年人簡直像風前燭！』

『不是這樣說的，醫生剛對我說，好好地休養七天八天就好了，』晏如圓了一個

慌，安慰她的父親。

嫂嫂在樓下煎藥。藥煎好了，她端上來。晏如扶着父親，讓母親給他灌藥。

父親吃藥之後，不久就呼呼地睡了。母親在距離病榻稍遠的角落裏低聲地告訴她父親起病的原因。

病或時重或時輕，父親或時昏或時醒，中醫西醫總沒有把握，如是者一星期。她的哥哥回來了，父親兩目無光的盯着他，兩唇已經不能翕動了。無言的永訣，真使哥哥抱憾終天呢！

(十五)

造物弄人是不肯適可而止的。她把晏如的父親奪去，猶以爲未足，復派病魔來糾纏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原本是一個體虛的女人，半月來吊胆提心，周旋於丈夫的病榻之側，已夠得她憔悴了。一旦丈夫去世，中懷傷悼，因比又釀成了大病。病情

勞瘁和她的丈夫一樣，但來勢更兇。不久，她就趕上她的丈夫的去路了。

母親在病榻彌留之際，顫顫地撫摩着晏如的手背說，

「阿囡，我沒得看見我的女婿！」

她的視線又移向晏如的嫂嫂，「……我又沒得看見我的孫兒！」

她的眼皮旋闔旋開，她的鼻翼一張一翕，像要哭的樣子，但她的淚泉已經枯竭了。

晏如的哥哥雖然不是和晏如同一母親生養的，但彼此都沒有懷着這樣的心腸。嫂嫂也是一個很識大體的人，對於喪事也能夠盡哀盡禮。

喪事料理完後，暑假也差不多滿期了。哥哥打定主意和嫂嫂一道兒往廣東。晏如自己又要到上海至善大學繼續過她的紛筆生活，但們三人一同搭車到上海。哥哥和嫂嫂在上海候船期，歇了三天，遇有一隻開往香港的皇后船。

剛逢「死別」又遇「生離」，不是鐵打成的心腸，好不教人難受！從前晏如的母親

常常這樣說：臨別的時候，千萬不要讓眼淚滴下來；別說下淚是不祥的兆頭，就實在來說，大家在別後留下一個不容易磨滅的眼淚長流的印像，很足以引起回憶時的愁悶。疇昔他們家裏的人不管遠離或短別都是滿臉堆着笑容的。這回可不然了。處在這可悲可泣的場合，有誰能夠過分的矯情呢！道別之餘，晏如忍不住滴下白豆似的淚珠來，嫂嫂不由得陪她下淚，兩口子嗚嗚咽咽的說不出話來，哥哥也在傍邊揩淚，所差的只是沒有哭出聲。

(十六)

學校已開始上課了，頭一天開教務會議，校長沒有出席。晏如適才知道校長夫人於前晚逆產，不幸因此捐軀。嬰兒是已經出世了，據說沒有足月，這條「具體而微」的生命也是旦夕難保。

她想起校長夫婦。情投意洽，洩洩融融，鬢髻是神仙眷屬，誰料因此招了造物

之姑呢！她又想起校長夫人生平待人接物，霽然可親，而對於她尤其照拂周到，一旦溘然長逝，夠多麼令人惋惜！她在悲天憫人，教務會議的決案如何，她不知道。

過幾天，她遇見校長，驚悉他的嬰兒又如一現的曇花！晏如想起自己已逝的父母，又想到校長的妻兒；校長想起已逝的妻兒，又想起晏如的父母；他們的同情心由是而生，但們又相互交換着同情之淚。

○

○

○

『未了緣，佢還有三處。夢中，地下與他生！』

校長自從悼亡後，數月來總是落落寡歡。一天，他獨自在校長辦公室裏，百感交集。隨筆寫了這麼兩句，反覆地吟哦着。晏如進去，看見這張字條兒，她明白校長的心事了。她暗地裏讚歎校長多情。念念不忘他的已故的伴侶。她盡情的向他開解。他老是歎息與搖頭。從前她只有景仰他，而今却有點莫名其妙的愛慕他了。

從她看來，楊校長總不免帶着幾分嚴肅，她始終不敢向他表示什麼，而且雅不

願飛機攫取了楊師母的「未亡人」。

捕風捉影是學生們的慣技。有一天，她跨進課室時，學生在哄堂大笑。不知是誰在黑板上塗了一首歪詩。她不敢正視；只瞥見末二句。

『……鵲去巢空鳩欲佔。垂楊無語不搖風。』

還有一回，黑板上寫得更露骨，什麼「乘虛而入」，什麼「校長候補夫人」，這一類話分明是嘲笑她。

在如許的學生無形的監視之下，她不好意思和校長親熱，校長也處之淡然。

(十七)

今年寒假，晏如原想在廣東看看一別數月的哥哥和嫂嫂，終以寒期太短促，未曾實行。她仍舊回到杭州，但她已是無家可歸的孤燕了。她住在女青年會，那兒雖她的故居不遠，她每回打昔日的家門經過時候，都不禁悲從中來。比鄰有不少和她

熟面而不相識的，邂逅時都向她睥睨一視。

她的雙親合葬在吳山，從青年路坐黃包車去要付兩角錢以上的代價才到，她常常步行到那兒省墓，非到哭得聲嘶力竭不輕易回來。

一個人關起房門，以眼淚洗面，這對於她是家常便飯般的事。

周遭的接觸足以令她哭的對像太多了，她感到自己的際遇不如別人的，因而羨慕別人，她會哭；她感到別人的際遇不如自己的，因而憐憫別人，她也會哭；他感到別人和自己的際遇相同的，她同情別人，她也會哭。明月給烏雲遮蔽，白雪被太陽蒸溶，都足以使她流淚有時她從夢中哭醒來，有時她哭倦了又昏昏的睡去，她簡直成了一個淚人兒。

她不僅是哭，她也笑。她底笑和她底哭一樣的無常。

住在她隔壁的有一位E學院的教授汪女士，她是一個情場失意的人，而又能超然灑脫的。晏如和她比較上談得來。一天，晴朗的天氣。她們坐着划子到孤山探梅。

，回來時，買了花生在剝子裏勿栗勿落的在剝着吃，剝子的桌上偶然給晏如發見一只螞蟻，她輕輕地把牠捉住，安置在花生殼內，隨手把花生殼放在湖上面，讓它載着蟻兒漂流。她很得意，拍掌笑道，『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一會兒剝子搖得遠了，載着蟻兒的花生殼已經看不見，她的臉忽的拖長起來。汪女士問她什麼，她說，『我造孽，剛才那只螞蟻的生命已經斷送在我的手上了。在上帝的手上，我們正好比一只螞蟻啊！我無端的把那只蟻兒過着飄泊的生涯，我如今在悔了！上帝陷我於這般孤獨淒零的境地，不曉得他懊悔沒有！』她的眼淚又像斷線珍珠似的滾下來了。爲了小區區的一隻螞蟻，竟然流了如許的眼淚、世界上恐怕找不到一個和她多愁善感的人。

女青年會的幹事白女士，養有一隻黃鸝，它調舌起來非常悅耳，誰聽了都說好，她對於牠簡直是「愛如己出」，一個蘋果，自己吃了一邊，另一邊讓給牠吃。早上吃稀飯時，她把自己分內應得的肉鬆夾出來作牠的食糧，像母親照料小孩子一樣。

某天，晏如到她的房裏，那黃鸝在籠裏跳上跳下的表演「體操」和「唱歌」，很是可愛。她背地裏，忽然高興起來，實行開放主義，把樊籠的柵兒抽起，黃鸝兒喜出望外的飛去，先在臨窗的碧梧樹上停留了一忽，又跳到別一枝樹枝上，啁了幾調像向晏如表示謝意，晏如用口作鳥音表示歡送牠，白女士回頭看見鳥籠已是空空如也，知道是晏如在弄的把戲。她臨窗一望，可愛的鳥兒還在樹上留連，她用手招牠，却不料反把牠趕去了，這一去，竟「杳如黃鶴」！她恨恨地已不得想咬晏如一口，晏如只是向她笑。她拿她沒有法子，以後她總是替晏如宣傳：「這人是有神經病的！」

(十八)

楊校長近來很努力於社會活動，混甯道上，常有他的行蹤。有志者事竟成，今年三月，他被任爲廣東教育廳長。他赴粵時，晏如曾托他帶過一包東西給哥哥。到廣州後，他會有過一封信給她，以後就寂然，雖然她寄給他的信在一封以上。

校長離校，職務都委在那位獅子鼻鸚哥嘴的魏教務主任的身上。魏從前是有意向晏如求愛的，但他所愛的是從前的晏如。現在的晏如，別說他不愛她，而且對她很表不滿。學生會聯名上書給他，請「姚先生珍重前途，退而調攝」，意思分明是拒絕她來授課。他曾把這封信給她看，她馬上提出辭職，他又曲意的挽留她，說教完了這學期再說。

不幸她的頸背上突然生了一個毒瘡，起初她還可以負痛上課，過兩天，她簡直抬不起頭來。別說她不能夠「舉頭望明月」，連「低頭思故鄉」也辦不到。校醫無法可施，介紹她到溥仁醫院去割治，經了整整一個月才出院，然而她的腦經從此大受影響了。

到了暑假，她決意到廣東去。她的目的在於看看她的哥哥和嫂嫂。這之外，她還想探望一個人，一個她所不能忘懷的人——楊校長。

法國郵船從上海開往香港，她坐的是二等艙位，本來是兩人一間房的，這回只

有晏如一人。房的面積不大，她一個人坐臥在那兒覺得空洞無比，最初她赴法國也是乘着這條船隔壁有兩位年青的留學生，時常追隨她的左右。那個俏麗兒的嘻皮笑臉對她說，『你的名字多麼巧啊，「晏如」兩字都是從「女」字的，充分地顯出你的女性美來，而且你的姓，「姚」字，也是「女」字旁的，那是再巧也沒有了！』這人的觀察力真不差，在晏如自己却不曾留意到，到法國後，那人還不時有信來，回國那次，又遇到一位闊綽的富商，晏如前晏如後的來獻殷勤，她竭力避免和他接近，這回可沒有人理會晏如了，青春已經消逝的悲哀啊！她出力的用手指拂拭她的額頭，好像想把這些苦惱的記憶擦去。

她走出甲板上納涼，看見別人都是捉對成雙，越顯出自己的孤苦。她情願躺在自己的房裏，如果能夠安靜地睡去，到也好了。不幸隔壁有一位未來的音樂家，無定時的在練習他的未能成調的懷哦鈴，像割鷄一樣，聲聲刺進她的耳朵裏，她惱極了，她以前相信沒有「羨鶴焚琴」這般煞風景的事情，而今她有點領悟了，「羨鶴」的

動機她不得而知，「焚琴」的起因大概正因為有人不甘心聽着像她現在所聽到的這種礙耳的聲調吧，

從上海赴香港的海程，只兩晝夜便可以到，這兩晝夜她覺得比兩年還長。好容易船到了香港，因為香港沒有熟人，——從前和她同船回國的密絲梁，已許久不通信了，——她在那兒逗遛了一天就到廣州去。

(十九)

這不是晏如始料所及的；從前伉儷情深，不勝悼亡底悲痛的楊校長曾幾何時又別有所歡了。

楊賢到廣州當教育廳長，不久就結識了一位女中校長柳女士。柳曾在日本女子高師畢業，原籍蘇州，從小住在廣州；芳齡不過二十九，以交際聞於時。

這消息，晏如到了廣州，聽她的哥哥說起才知道。她愕然，她在懊悔自己先前

沒有向他怎樣表示，以致把機會讓給別人；她又替校長的前妻不平，伊的骸骨未寒，而伊的丈夫已和別人的愛情達到沸點了。

她對於楊校長——不是校長，已是廳長了！——很失望。以前她信仰他，愛慕他，而今都把那些觀念付與九霄雲外了。她感着無限的心酸。她記起楊師母曾對她說過：校長名賢字思齊，這別字是賢師母給他取的，一方面是根據「見賢思齊賢」的意思，一方面是由「妻者：齊也。」的逆定理而來，教他時時紀念着伊。不料他已別有所「思」了，他所「思」的「齊」不是已故的妻，而是未來的妻！

晏如曾和哥哥一度往拜望楊廳長，遇不着，在名片上她留下幾行字，却未見他屈駕來訪，也未見復音。她再也不去訪他。

一天，她和哥哥嫂嫂從荔枝灣遊罷歸來，接到一張喜柬，知道楊思齊和柳萃文於八月八日結婚，在西隄東亞酒店舉行。

楊柳舉行婚禮那天，晏如本來不大高興參與，但她又想看看新娘究竟是怎麼樣

一個人，反而慫恿哥哥和嫂嫂同她一道兒去。

(二十)

隆重的楊柳結婚的典禮。晏如和她的哥哥嫂嫂到時已是男賓「如雨」，女客「如雲」，招待員引他們到臨末的三個空位坐着。

西樂隊陡然而奏，陡然而止。司儀的緩步登台，高喊着：

『奏——樂！』

樂聲又起，各個人頭像被一根線索牽拉着似的，通通回過來，眼光向外潑射。原來新人已在禮堂的門口站着了。賓相當前，新人正給佢們遮住。只有新娘披着的紗還隱約可見。樂止，司儀的人提着嗓子高呼着：

『男賓相——女賓相——引新郎——新娘——入座！』

○

○

○

在花雨繽紛中，男女賓相引着一對璧人步懽懽而來。新娘的臉孔給紗罩住看不清；她穿了一套銀色的禮服，後擺拖得足有一丈長，一個提花籃的女童頗吃力的把它牽住。

新郎戴着高高的禮帽，望去不像從前的楊校長，他的兩撇威廉式的鬚子不知在那時候薙去了。看來至少比他的實在年紀減十齡。

必然的手續行過了，賓相引新人到新房去。一會兒，楊思齊出來和客人應酬，他對於晏如也敷衍了幾句極其平常的客套。

晏如原想藉端告辭，但苦於無端可藉。

筵開了，結婚的當事人坐當中那一席。新郎和新娘並肩坐，面朝內。對面就是男賓相，女賓相。兩旁是證婚人，介紹人共四位，他們的年紀都在五十以外。晏如坐在他們偏西的隔壁座，看得很仔細，新娘梳着鬚髮，覆在前額，這時已換了一套鮮紅色的旗袍，她的眉，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她的口唇，她的下頷，晏如舉不出

什麼值得讚美的地方。她的左腮有一顆比蠅頭還大的黑痣，敷着粉也掩不來，在晏如看來這是很礙目的，新娘不害羞，談笑自若。楊思齊也笑容可掬，和悼亡時的愁眉苦臉一比簡直是兩個人。晏如看得出神，髣髴看見他身傍坐的是從前那位楊師母，心裏突突地跳，她把眼鏡擋了擋，回頭看時，那坐着楊思齊身傍的不是新娘，像是一隻妖精。她把眼圈張大，幾乎喊出來。她的腦經有些發昏了。

酒蘭人散，她和哥哥嫂嫂乘人力車回去。人力車夫像有意欺負她，嫂嫂坐的黃包車在前，哥哥坐的緊緊地追隨着，可是她坐的却特別落後。嫂嫂和哥哥不曾回過頭來看她，拐了一個角，佢們不見了，她厲聲厲色的叫車夫追上去，車夫跑得總是不起勁。她恨恨地從車上跳下來，竟然揚長而去。車夫搶上前抓住她的衣角，討車資。她在手提袋裏掏出一塊大洋來，向他的頭部擲去。車夫見着亮閃閃的袁頭，忍痛把牠拾起，回頭向着她的背影帶笑的罵了幾聲。

她沿着近隄的水門汀的人行道走去，腦袋像戴了一頂又緊又重又不透氣的帽子

，想脫下，不成功，只是搔着頭。她蹣過了一座臨時搭成的木橋，跨進了海珠公園，先幾天她曾和哥哥嫂嫂到那兒遊過。這時遊人並不多，注意她的更少，她在臨海的一塊石礮上坐下；望着海，想躺在牠的懷抱裏，只因爲給鎖鍊似的鐵欄攔住，感着不大方便，沒有跳。她昂頭望着天，天上的星都在擠眉弄眼，戲弄她。不看天，看地；地上的樹影在張牙舞爪，更駭人，這人好比機器一樣，滿肚子的悶氣怒氣無名氣把牠推動，推動到一個銅像基前，她喃喃自語，聲細不可辨，像在哭訴，但沒有眼淚。她仰望着銅像，作撲抱狀。銅像巍然高立，不爲動，她抱着的只是空氣，幕地裏她又大聲號嘯，這號嘯之聲比偉大的人物底演講的號召力有過之無不及，平空的招聚了許多已無關的遊人，造成重重疊疊的肉屏風。屏風裏站着一位女主角，那就是她。她很驕矜的向着周圍的肉屏風睥睨一掃。忽的頭又俯下，兩手掩着眼睛，不言，不笑，也不哭。一會兒又伏着銅像的基下動也不動，那時觀衆的嘴巴都沒有空，不是弄着舌頭瞎三話四，就是掀着兩唇發笑，像表示佢們所喜歡看而又難得

看見的正是這種玩藝兒。

一會兒警察來了，排開肉屏風進前，向着她的肩頭拍了拍，她翻過臉來，警察冷不防吃了她一個耳光，順手把她扭着。她在掙紮，而且嗷嗷地置個不休。她說的語警察完全聽不懂，警察說的，在她又是充耳而不聞。有頃，又來了一名警察，兩條黃衣大漢把她帶到公安局去。

(二十一)

當晚哥哥夫婦回到家裏，等了許久不見妹妹回來，心裏好生惶惑，一天又一天，她在報上社會新聞欄內看到這麼一則新聞：

『前晚深夜，海珠公園來了一位口操外江口音的中年婦人，在程璧光銅像前，忽而號啕大哭，忽而格格狂笑，觀者如堵，警察將其帶入公安局，反覆審訊，未得頭緒，伊人衣履整潔，吐屬不凡，諒必爲一有學問的女人，不知受何

刺激，竟至神經反常至此。聞公安局已將其送往上芳村瘋人院醫治云。」

哥哥看見這段紀載，他想這一定是他的妹妹無疑了。他馬上和他的夫人到芳村瘋人院去看她。

瘋人院在上芳村，離廣州市不遠，只隔一條白鵝潭，從西隄坐船去，半小時可到。那兒的設備和管理都很周到，收容了有一千以上的瘋人，男女老少不等。那兒有許多在別處所不易見的人物，那兒有許多在別處所不易見的表情，入去髣髴走進別一個世界裏。

去年他曾經到那兒參觀過。他還記得同校有一位同事，因失戀，成為瘋狂，被送入瘋人院裏，鎮日用粉筆把情書塗在牆壁上，寫完又揩，揩了又寫。還有一位C大學的女學生，她的戀人死了，她披散着長髮，合掌跪在床前，像很悲慟的樣子。而今他又到這瘋人院來了，這回是為看他的妹妹而來的，心境與上次來時的顯然不同。

院裏的職員領他夫婦倆去見佢們所要見的人。他的妻沿途看見瘋人的嬉笑怒罵，和種種奇形怪狀的舉動，有點駭怕。那人引佢們到一間長方形的房間，房間頗潔淨，但是四壁蕭條，除了床鋪和女人應有的用具外一無所有，不消說是因為瘋人慣會搗毀物件的原故。門是關着的，前後有窗，只有窗櫺，和開着的柏葉窗，沒有玻璃作屏蔽。

晏如已換過一身白布衣裳，和他的瘋人一樣。她面朝着壁，不知在作什麼手勢，聽得有人來，扳着拖鞋走近窗前，她的哥哥噙着淚對她說：

『妹妹，我來了！』

『你們幾時來的？』她問，態度並不像瘋狂。

『我們剛剛來呀！告訴我，怎的你來到這裏？』

『這裏不好嗎？』這話就有點瘋氣，她的眼圈張起來，反問佢們，『告訴我，你們怎的又來到這裏？』

『我們正來探望你呀！』嫂嫂眼楞楞的望着她，說了這一句。

『不，世界上沒有把夢如放在心上的人了！』這話像瘋又不是瘋。

哥哥和嫂嫂面面相覷。

她抿着嘴猶笑，『哈哈，你的鬍子什麼時候薙去的？爲什麼要把牠薙去？』她指着她的哥哥。

哥哥從沒留過鬍子，聽了她的話莫明其妙。

『妹！那天晚上你喝醉了吧？』

『那裏，我沒有醉。』

『我們一道回去不好？』嫂嫂問。

『回去嗎？——哦哦，騙人的。』她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嚷着。

她掉頭不顧他們，背着手蹣跚着方步，高聲地吟哦道：『末了緣還有三處，夢中——地下——與來生！』

『不要說這傷心的話，我們相見的日子正長啊！』嫂嫂這樣安慰她；嫂嫂又何嘗知道晏如這句話的來歷！

晏如真的是瘋了，她不理會佢們，自己一骨碌躺在床上，喃喃自語，

佢們離開她了。哥哥關照了料理她的人好好地料理她，又特地訪問那裏的院長，敘述她的歷史，央求他特別留意的給她療治。哥哥能夠給妹妹幫忙的地方，只是這些而已。

嶺

丁

六四

中國土地政策

潘楚基著
李權時序

實價九角

本書材料豐富，編制適宜，共分十章。第一章「緒論」述明土地定義、種類、價值、諸學理。第二章「土地問題發生的由來」第三章「中國的土地問題」第四章「中國土地問題的實況」內中按土地本身及使用土地者，分爲兩項。第五章「解決土地問題的各方面」歷舉培恩、彌勒、斯賓士、馬克司，以及其他歐美、日本、二十餘學者的意見，極爲詳盡。第六章「各國的土地政策」歷舉英、美、德、法、丹麥、愛爾蘭、波蘭、日、俄及其他二十餘國的土地政策。第七章「中國歷史上的土地政策」歷舉三代以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之土地政策，與第五章合讀，一爲理論，一爲事實，極有益於學者之參考。第八、第九、第十章，述中國土地政策的原則及應行的問題。全書細目一百五十餘節，理論、事實、統計，三方並重。並經過著名學者數人之校閱，愈謂爲不可多得之土地問題書籍。欲研究土地問題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英)(文)

西洋文學名著選

孫寒冰
伍蠡甫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所選，有歐美論文，小說，詩歌，書札，童話等名著三十餘篇；內容精湛，文辭優美，如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末日』，盧騷的『新哀綠綺思情書』，海涅的『石像』，郭歌里的『外套』，柴霍甫的『打賭』，華盛頓的『別妻書』，霍桑的『抱蒼望者』，小泉八雲的『文學中的情緒』和『告別辭』等，更是罕觀的精品，倘不用數十倍於本書的代價，是不易讀到的。每篇並首列中文小序，略述作者的生平，思想，作風，和他的重要的著作；末附註解，凡難字，奧句，習語，廢辭，發音等，用中英文詳釋以外，間附例證。原書大半已用作復旦大學預科英文文學一課的教材，經過兩年以上的試驗，實能促進學生了解英文的能力，閱讀英文的興趣，和他們對於文學的愛好。現在重加整理，以付剞劂。牠非但是大學預科和高級中學極為適用的課本或補充讀物，也是自修英文者代價最低的良伴；而愛好文學之士，手此一篇，更遠勝讀那一般形骸僅存的中譯文學咧！

文化與文明

復旦大學叢書
葉法無 著

實價四角五分

「文化與文明」一書，是葉法無先生最近的著作。係介紹及批評現代德國思想家的思想內容。分爲三篇：第一篇是敘述斯賓格拉的名著『歐洲沉淪』的歷史的文化觀；第二篇是敘述曼恩的名著『非政治意見』的民族的文化觀；第三篇是敘述克斯爾林的名著『旅行日記』及其對於東西文化之比較。作者對於三氏思想，俱有精確的批評；而於中國文化的出路，尤有明顯的指示。凡研究歷史學，哲學，社會學，及從事實際政治運動者，不可不人手一篇。

經濟學研究法

朱通九著 實價二角五分

本書爲國立勞動大學及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朱通九先生所著朱君留美專攻經濟學有年，今以其苦心研究所得著成是書，對於各種研究經濟的科學方法如演繹法歸納法數量分析法地域比較法歷史法辯證法等均討研無遺，論其得失，欲研究經濟學者均宜人手一編，以爲研究之引導。

社會科學大綱

孫寒冰主編

精裝實價二元

平裝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由孫寒冰先生主編，各大學教授撰述，是闡明社會科學之連帶性的唯一巨著。社會科學的精華於此畢備各大學和高級中學採作課本的很多。全書有二十餘萬言。

內 容

什麼是社會科學	孫寒冰
史學	黃維榮
社會學	應成一
社會心理學	章益
經濟學	李權時
政治學	吳頌皋
法理學	端木愷

857.7
377

借出日期

JUL 22 1948

歸還

AUG 3 -
81 AM

中國合作學社仙舟先生紀念合作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 借書期限本埠社員以二十天爲限外埠社員以三十天爲限但本館遇需要時得隨時索回
- 二 借書如夾郵寄還必須掛號
- 三 遺失或損壞須照市價賠償
- 四 加意愛護
- 五 逾期不歸還者應照章受罰
- 六 還書時注意向本館索回借書片
- 七 借書人住址變更請即迅通知本館
- 八 借書滿期請讀者自行注意本館於期前不另通知
- 九 請遵守本館借書規則

(書元-1,5000)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

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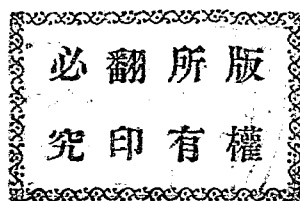
實價大洋貳角

著者 陳大慈

發行者 黎明書局

發行所 黎明書局

代售處



上海

北新書局 民智書局 三民書局
開明書局 啓新書局 環球公司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聯合書店
新月書局 華通書局 神州書局

南京

合作商店 神州國光社
北新書局 羣衆圖書公司

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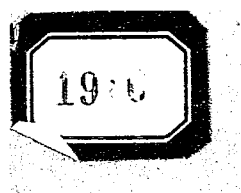
總代理處 佩文齋書莊

各省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總批發所

上海南京路大德里

黎明書局



19:0 19:0 19:0 19:0

